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法傳序

史雖辭事然兼道與  
法而有之道脩其不  
可見法則被於有所

成釋被於有所成僅  
脩其不可見雖躬大  
聖余必以爲欺天下  
之人矣道寓於法則

道傳法不寓於道則  
法不傳故六經論法  
不如管韓之書明徵  
定保則先上世之傳

人何也道不足也史  
有二體若縱橫家之  
相離也紀世之史摭  
撫列朝之治亂疏別

當代之賢愚千里錯  
伏自爲濬流如太史  
遷史記之類是也編  
年之史苞括百爲之

義類條貫一事之初  
終四序順軌不失引  
繩如侍中悅漢紀之  
類是也史雖以紀世

爲正然編年者流覽  
易入旨意爛然且

推道法襲乎春秋之  
文故傳世之寺國朝



道彰而法  
組無劉  
秘書五不可之疑然  
求如太史鴻深高古  
者渺同牧鼎之存卽

五志如侍中亦肅慎  
之石砮矣鄭端簡吾  
學一編潔體選言庶  
幾太史流丐他則傳

者惟陳氏通紀一書  
而已嗚呼言動之紀  
始於夏商起居之注  
不廢唐宋今猶古也

詞臣飲食衍衍退卧  
書局見聞雖秘禁而  
不書他如羈窮放阨  
之士博寡通方而所

據又已淺書之亦無  
有可以備法而彰道  
者宜所傳之希也錢  
塘高叟備取十五朝

行事而彙集之其爲  
書大氏彷彿陳氏通紀  
而續之然剗精剗采  
於叟之功爲多嗚呼

天下非可以一人欺  
也余以法名官用一  
切治民民猶淫法內  
叟用一切治史史能

無佻法外叟得其道  
而寓之法者歟抑以  
法法而被之史卽爲  
道被之民卽爲非道



者歟余不知之矣

豫章文德翼題

法傳錄序

韓子云人不通古今馬牛  
而襟裾則博通尚矣第古  
之爲書也備如七十二史  
通鑑綱目諸書黎然具在

苟篤摯明敏者一流覽有  
餘我朝國史未修實錄  
緘史宥不傳卽有傳者如  
大明會典皇明政要五倫  
全書殿閣詞林諸記義例

散出貫通維艱而  熹廟  
實錄未成  神祖歷年多  
事最繁劇固未有編年彙  
括者此博古易而通今難  
也當世以經術鳴學士靡

然顧化末流所漸誰能不  
波執策而號于衆其于朝  
家典章左袒不能百一矧  
人情慕古賤今謂古文辭  
猶益記誦正業之暇或旁

及諸史惟國朝事實卒  
弁髦視之有問茫不知對  
者博古或有之通今殆鮮  
也無暇遠舉卽神廟朝  
關白封貢事起舉朝謂

祖訓絕其貢二百年來不  
相通夫日本在 洪武初  
年雖絕其貢 永樂以後  
卽以金印詔書封其國王  
每朝易位輒賜日字勘合

若干號六年一貢齋勘合  
至嘉靖十九年後倭中  
自有國王州郡官長類如  
朝鮮可考有指爲地方官  
職皆以洪荒朔制未經締



造者尤可笑四夷封略在  
禮部客司卽石大司馬不  
暇深考不知日本何國關  
白何人則不通今之一驗  
也 孝端皇后喪遣官計

告儀部詢之內閣內閣查  
舊例止給札不給勅張宮  
簷在遣中左給諫移書曰  
舊規有勅豈宮寮而止給  
札者宮簷出書示儀部部

曰旣無勅稿考昔 孝定  
皇太后有遺詔可賞今以  
聖諭儀部者騰黃賁往亦無  
不可次日張以 皇明詔  
令所載二勅稿示儀部部

以示閣始補勅以行夫一  
以翰苑司綸扉一以玉堂  
躋宗伯猶疎虞若此則博  
古難而邇今更難矣友人  
高時翊出入三朝勤學好

問博通今古其所師友正  
人君子故甄別去取若奇  
而正若嚴而恕若疎而覈  
若朴而藻可稱良史昔孔  
子作春秋爲尊親者諱又

爲賢者諱是以所見異詞  
所聞異詞而自許以文則  
史事則齊桓晉文義則取  
自先生書諸臣事雖貴賤  
不同在一時皆爲雄伯諸

家文非金匱石室之藏則  
名卿碩儒之製而其義無  
所因襲無三諱無三辭其  
亦知我罪我之旨乎雲間

史官吳

禎

謹書

法傳錄吳序



皇明法傳序

嘗聞人君鑪錘造化而皇  
王帝霸悉入其鑑觀陶鑄  
人羣而善敗興亡莫逃其  
燭照歷稽往牒未有舍憲

章而綦盛治也故夫御者  
視故輒而趨之則驅策簡  
而取道疾鑿之能強生死  
多得諸禁方夫英君誼辟  
所爲美政嘉績驗之當年

而傳之來禩斯亦爲治者  
之故轍禁方已我

朝之巍蕩跨躡漢魏韜軼  
唐宋煌煌異世一時也當  
其免群生于左衽納百姓

于休和守屏稱事草萊樂  
業外閣不掩園土爲虛齊  
民歲增闢土日廣窮廬之  
君世服之夷莫不內首稟  
朔廻面而受吏何致治之

盛乎良繇

祖宗銳志勵精劬勞日昃  
于上諸臣箴闕采遺殫竭  
蓋誠于下斥澆漓之浮說  
庸仁義之讜論博思咨諏

從諫納誨一時忠智之士  
咸得發憤吐露于前內外  
無佞曲之私文罔無深刻  
之令吏有奉職循理之風  
兵有居重馭輕之勢諸凡

典章明密品式周備莫不  
可爲萬世法程方之二帝  
三王寧復有遜心而政事  
之美于是乎呼嵩祝釐旦  
跪虎拜無

皇明通紀若干卷而臣拭  
編其要爲  
九閭之隔焉是以陳東筦

因增訂之爲法傳錄惟是  
區區之心以爲太空朗徹



雲霧滄則六合殊形止水  
澄清沙礫溷則四方易位  
况情封恒起滅卽本來睿  
智安能保其常瑩欲竇忽  
開迷縱早見通明未免汨

于末路所望於萬斯年賡  
舊章之詩軫爾祖之念其  
道不易其政日新則

列聖之天下卽至今存何  
不可焉嗟乎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昔賢云以鏡  
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  
吉凶今

聖天子上咸五下登三遊  
意道德之途坐致熙皞之

效苟其超然遠覽穆然深  
維披嫩善于目前繹興隆  
于掌上庶幾哉明符七曜  
德契玄冥鴻圖如日之升  
鶴筭與天無極而草野臣

芹曝之忠亦稍酬萬一矣  
是書其容已歟

西湖逸民高汝栻謹書

皇明通紀前編序

東莞臣陳建撰

臣建往爲 皇明啓運錄述我 太祖高皇帝俊德成

功始終次第之詳矣宮端泰泉黃先生見之諗又曰昔  
漢中葉有司馬遷史記有班固漢書有荀悅漢紀宋中  
葉有李燾長編皆蒐載當時累朝致治之迹以昭示天  
下我 高祖自 太祖開基 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垂二  
百禩矣而未有紀者子纂述是志盍併圖之以成昭代  
不刊之典也建初辭焉愧乏三長何敢僭踰及此然竊  
自念素性有癖焉自少壯時癖好博覽多識解組歸山

林日每繙閱我朝制書洎邇來諸名公所撰次諸書  
凡數十餘種積於胸中久之不能自制乃時時拈筆書  
之取其有資于治可通爲鑑者編年次之參互攷訂正  
其舛疑又久之不覺盈帙雖乏三長續貂苟李汗顏班  
馬不計也夫自古國家莫不有創業垂統焉亦莫不有  
持盈守成焉我朝洪武開國四十餘年之事無非所  
謂創業垂統焉啓運一錄備矣繼自永樂下迨正  
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無非所謂持盈守成也  
則今通紀具焉紀成付梓非敢自謂昭代成史乃爲後  
之秉筆君子屬稿云爾啓運錄舊已梓完難于再編改

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併冠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舊合前後共爲一書云抑嘗因此閱歷世變尤有感焉祖宗時士馬精強邊烽少警而後來則胡騎往往深入無忌也 祖宗時風俗淳美真才輩出而邇來則漸澆鴻也 祖宗時財用有餘而邇來則變易廢弛比比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變成江河之趨而不可挽與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愚間因次錄閱事變不能自己於懷輒借著評議或采時賢確言誠欲爲當世借前箸籌之挽回 祖宗之盛所深願焉而力莫之能與也有志於世道者尚相與商之



皇明通紀法傳錄引用羣書

高皇帝御製集

皇明祖訓

皇明全書

皇明玉牒

憲章錄

龍飛紀畧

御製大誥

政要錄

金鑑錄

密勿錄

皇明詔令

英烈傳

皇明聖政錄

紀事錄

皇明經濟錄

北征錄

皇明通考

皇明事蹟錄

皇明法傳錄  
引用詳書

功臣錄

華朝志

皇明名臣言行錄

皇明紀要

疏畧

十六朝廣彙記

皇明紀畧

明興雜紀

神宗事述

國憲事由

皇明捷錄

大政紀

吾學編

聖政一統

國史訂訛

皇明典則

續編典則

本朝列卿年表

皇明奏畧

傳信錄

鴻書

九邊圖論

詞林志

獻徵錄

君臣問答錄

文膾

嘉隆聞見紀

文華寶鑑

羣書類考

本朝紀要

明政統宗

史料

兩朝大政記

國史紀聞

朝野奇聞

皇明人物考

紀錄彙編

歷代羣編

皇明歷朝奏疏

嘉隆奏疏

大明會典

功名錄

函史

皇明獻實

災異錄

皇明實用編

大學衍義補

灼艾集

萬曆留臺奏議

續通鑑綱目

天順日錄

丘隅集

經世大典

通志

天啓奏疏

汪循日錄

李賢日錄

太昌日錄

大明一統志

國初事蹟

逆奄妖媼傳

十三省通志

李東陽燕對錄

僚菴野抄

玉鏡新談

道旃瓌言

江棊蘿皇明小傳

病逸漫言

玉茗堂文集

王槐埜集

許少華文集

寶善堂集

鍾伯敬隱秀軒

陳元凱集

權務山房文稿

王季重文集

蘓督撫集

經濟文抄

王百穀集

皇明文則

朱文懿公表議

念初堂文集

皇明文歸

沈翰林文集

弇州續四部

朱子美自見堂集

商文毅公集

嘉隆以來首相議

許文集

湯霍林睡菴集

蒼霞稿

懶真堂稿

南州草

袁小修珂雪堂

八際山房

袁中郎十集

孔在魯集

許鍾斗文集

三大征考

昭代紀畧

大泌山房文集

廣賢奕編

承啓堂集

皇明名賢說海

碧山學士集

高文端公奏議

王文肅公集

天目集

南臺奏議

琪山集

豐考功集

鄒南臯文集

袁石公集

群玉樓集

皇明文選

宗子相集

方孟旋集

皇明文雲

黃龍谿集

玉堂叢語

二魏忠孝集

今文選

李卓吾焚餘

嚴介溪奏議

陳明卿無夢園集

張侗初寶日集

董思白容臺集

馮用輔北海集

郭明龍黃離艸

唐荆川集

汪南溟太函集

王陽明文錄

劉誠意文集

丘文莊古言今言海言

皆可堂全集

茅見滄待問錄

宋濂溪文集

張太嶽文集

馮具區映雲堂

王侯山集



吳明卿龍峴洞稿

王鳳州四部稿

趙文肅奏議

楊用脩全集

孫宗伯玄晏齋稿

董見龍崇相集

張天如七錄

陳大士集

艾千子集

辭林人物考

焦弱侯集

陶石簣歌巷集

皇明文徵

李文定公集

張太岳奏議

張觀察集

郭青螺蜀吳留三草

由庚堂集

王文肅公集

太室山房集

王文端集

于文定公集

高穎湖白雲山房集

文燈巖瀟山閣集

黃海岸東海集

熊壇石青玉集

陳水叔寒山集

熊伯甘操履集

羅圭峯集

錢海石先生集

蔡韞先先生文稿

徐若谷猿聲

朱子強蒼崖草

晏伯克先生集

戴士初菴園集

陳士業石莊集

萬茂先澗園集

萬吉人菴余齋集

皇明通紀法祖錄引用羣書終

皇明通紀法傳錄目錄

自洪武迄正德十朝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壬辰至正十二年至戊戌十七年

第二卷

己亥至正十八年至甲辰二十三年

第三卷

乙巳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吳元年

第四卷

戊申洪武元年至巳酉二年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辛亥四年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丙辰九年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壬戌十五年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丁卯二十年

第九卷

辰辰洪武二十一年至辛未二十四年

第十卷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至甲戌二十七年

第十一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戊寅三十一年

建文帝紀

第十二卷

己卯建文元年至庚辰二年

第十三卷

辛巳建文三年至壬午四年

成祖文皇帝

第十四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戊子六年

第十五卷

己丑永樂七年至己亥十七年

仁宗昭皇帝

第十六卷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乙巳洪熙元年

宣宗章皇帝

第十七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巳酉四年

第十八卷

庚戌宣德五年至乙卯十年

英宗睿皇帝

第十九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戊辰十三年

景皇帝

第二十卷

巳巳正統十四年至辛未景泰二年

第二十一卷

壬申景泰三年至戊寅天順二年

憲宗純皇帝

第二十二卷

己卯天順三年至丙戌成化二年

第二十三卷

丁亥成化三年至己亥成化十五年

第二十四卷

庚子成化十六年至丁未二十二年

孝宗敬皇帝

第二十五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戊午弘治十一年

第二十六卷

己未弘治十二年至乙丑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

第二十七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癸酉正德八年

第二十八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辛巳十六年

以上計二十八卷

皇明通統法傳全錄卷一

冢堯 陳 堯 著 武林 高汝斌 訂

雲間 吳 積贈 高 訂

太祖高皇帝紀帝生于濛州龍光率炎人成驚異元漢

江、張大平、梨慶、反、正、南、昌、武昌、兩淮、兩浙、寫、吳、王、

見一天、卽皇帝位、三十一、年、庚、辰、閏、五、月、初、十、日、

辛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夏潁州人劉福通徐州蕭縣

人李二浙州羅田人徐壽輝等兵攻陷郡縣是時順帝

卽位日久宴安夫德灾異屢見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

能制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開濬

韓山童起  
于河淮

劉福通起  
于穎汝

李心廣起  
于徐州

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思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徐穎斬黃之兵起，初檠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感衆，至山童倡言天下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咬兒等復說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約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遂反，陷穎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真陽等縣，遂陷汝寧府，及光州、息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

徐壽輝也  
于斯實

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  
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鄒普勝等亦以妖術聚衆起兵  
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及黃州路借稱皇帝國號天  
完改元治平未幾復陷漢陽興國武昌九江袁瑞饒信  
南康吉安建昌安陸沔陽荊岳徽陽等郡自是南北郡  
縣多陷沒群雄割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  
咸願真天子出矣。

吳棫曰陳建首載此段見君昏政亂群盜並起真  
王應運斯生更有深意而從信錄測之似無原委矣  
今仍舊本增之天下激激  
新王之資也豈虛言哉

壬辰元至正十二年高皇帝起兵濠州帝之先江東

此段通紀  
所載前後  
卷第錄無  
次第從信  
錄事補有  
敘其稱條  
實今仍之  
聖王誕生  
之異

皇明法傳錄卷一

句容朱家巷人。皇祖熙祖始渡淮家泗州。皇考仁

祖淳皇帝與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

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上季子也先是

陳太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笏龍丸藥光照室吞之既覺

異香襲體遂娠焉及誕異香紅氣凝結不散時元大曆

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仁祖往取水洗兒忽有紅

羅來自上流取爲兒襦所居名紅羅障自是室中常有

異光每嚮晦將寐忽灼爍如焚家人疑火走護之竟無

所見生數日不乳食。仁祖求醫歸遇一僧詢故告之

僧曰夜于時食矣。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見時

自誕生以  
及及宋開  
顯沛元運  
威有符瑞  
天祥聖明  
良不虛也

苦多病。仁祖欲度爲僧。太后不欲。至正四年甲申。上年十七時值旱蝗。父母三兄遭疫相繼病沒。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徵。踰兩月。寺主以乏食。散遣徒衆。上乃游江淮。歷金斗。光息。潁州。道病。有兩紫衣人與俱。助其寢食。病已。莫知所之。嘗夜陷麻湖中。遇群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年二十五矣。時元政不綱。四方兵起。劉福通等各擁衆。剽掠郡縣。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岸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進。惟掠良民以邀賞。民益洶洶。豪傑咸投入城自保。上以三

平門者六  
執固無由  
以見郭也  
此際有大  
焉

張氏具頭  
在郭公之  
先女中祭  
祭

山甫亦人  
際也不亞  
守典

月朔入濠門者疑爲謀。執見子與。子與見。上狀貌奇。之與語大悅。取爲親兵。凡有征伐。卽命往往輒勝。日益敬信。遂以所育馬公女妻之。卽高后也。上在甥館。日掌征伐之事。大明一統之業。基於此矣。

馬公宿州閔子鄉人。與子與爲刎頸交。有季女術者。見而奇之。因以相托。子與極如也。出馬公。季卒。至是以。上寤達。有智畧。其妻張氏復曰。今天下亂。若舉大事。正當大策。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說。誰與共事者。遂妻之。上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共歸。與交。德。酒。醪。上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忘山甫。私與諸兒。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俱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按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奇徵異兆。况我太祖神資天授。度越百代者哉。方仁祖及陳太后。上實不能具棺。謀乘壘之。果是者。行未半。綬絕壘地。聞見。神語云。罪大照謀此大地。又一鬼答曰。是未某。聞

者曰此人足當此池可助之堊其夜暴風驟雨土復  
晃陷樅積成墳今鳳陽皇陵卽其處也上徵祥  
常夢燕雀滿空一五色巨鳥舒翅騰舞迎上去登覺  
臺數倖人竊立如其官像授上捧衣似以劍驚嚇  
乃覺上寓皇覺寺值兵亂伽藍神前有符焚上  
視神曰遊難吉示我陽守善吉示我陰爻乃一陰一  
陽不知所禱更視日出不可居不可起義平爻從之  
上疑爲難再祝禱爻爻躍起立香案上上悟神意  
遂謀起義兵

訂

方國珍起

于前嚴後

孫溫台明

十二郡

招安群盜

乃爲下策

招之不從

三月方國珍爲亂海隅元屢討不克出翰林學士太不  
花爲台州路達魯花亦招諭之國珍降未幾復劫其衆  
下海入黃巖港以叛不花發兵扼黃巖之澄江遣義士  
王大用往諭使之來歸國珍疑慮拘留不遣以小舸二  
百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  
皇明法傳錄 卷一 高皇帝



又招之不  
惟有輕覆  
驕慢之心  
四方觀望  
者聞之莫  
憚而不帶  
兵也後元  
校以嘗終  
其能制大  
爲夫策  
劉基曰方  
氏首亂定  
擒斬之明  
見哉其如  
能政之貪  
與何也

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諸君助我計之克則衆  
之靈不克以死報國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花  
具舟張受降旗乘潮而下垂與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  
動氣索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前縛賊船格殺五六人  
賊群至欲擁不花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復奪刀殺  
賊二人賊橫槩刺焉中頸死猶植立不仆賊投其屍于  
海事聞又遣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  
里招降官其兄弟各治中督令之官國珍疑懼擁船阻  
絕海道因執元帥也忒迷失等入海以要詔命復以國  
珍爲海道漕萬戶兼總管雖授元官實擁兵據溫台慶

元等路

國珍黃巖人其五等分其巖若毀家種富室  
則名曰佃戶見曰主不取施糧伺其過而後行各珍  
父爲佃戶過于茶主谷珍死乃國人謂父曰田主亦  
人耳爾何行恭如此父曰我養贖汝等出其田也何可  
不恭及父卒兄弟復釀酒以伺田主之索租時主僕  
至盛饌宴之先醉其僕而主置之乃酹其尸于酒壺  
越數日主家不見還來詢說以既去爲復及事露訴  
于官遣人捕治拒而殺之官親往亦殺其兄弟遂亡  
命于詩者十餘年乃拉歸州賊餘寇漳州維時文恬  
武嬉人寇所附自太不華墜其計而死夢日倡厥竊  
掠溫台明十二郡計十有八年太祖龍興潛逃于  
海既而其下誘之內附焉袁柳庄相其貌出諸人  
口南八湖相每隻服見人則可認若正  
其衣冠則鄙俗矣終難成事後果驗云

九月元丞相脫脫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  
住率其餘黨奔濠脫脫命賈魯圍之上與郭元帥極

雲龍風虎  
威召自神

有王者作

其間必有  
名世者

此二十四  
將尤爲表

未

力拒守，屢敗元兵。時彭趙窮蹙，來奔于興。屈夫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據濠。以孫德崖爲已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郭元帥囚于獄。上自軍歸，聞之，曰：「吾○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春，上在郭元帥甥館，有救天下

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傑。於是鄉里壯士徐

達、湯和、吳良、吳楨、花雲、陳德、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

子興、郭英、胡大海、張龍、陳楠、謝成、李新、張赫、張銓、周德

興等數十人率先歸附，皆濠州人。後並爲開國元臣，封

公侯賜鐵券馬

上與衆足兵，衆欲立一人爲王，時徐達、劉基、朱亮祖、張瑄、常瑄、黃龍、長十餘丈，大下，母語達曰：『受驗矣。』乃于夜燃二燭，然燭左燭朱，右燭徐，燭交不變者，大意所存。諸朝視燭左光，明達購右，淚唯順息，母乃令達速偕新雄，以歸。真云云。

五月 上率徐達等南畧定遠時張家堡有民兵號鹽牌寨孤軍乏援且無所食欲來降 上曰此機不可失

也乃率費聚等數人從行抵其營彼遣二將出迎大呼

曰來者爲何 上曰來與主帥議事帥出曰請下馬

上下馬渡水而往相見 上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爲

獻請諸軍出裝且申密約 上還留聚伺之既而意不

或以計取  
或以義招  
或以兵力  
漸復其見

聖主用兵

之妙

大亭來

降

耿炳文來

歸

張士誠起

于太州

果上率聚等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集  
衆于定遠竒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  
遠繆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  
以萬餘衆屯橫澗山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舉  
衆降由是軍聲大振衆傑響應○耿炳文謁上于濠  
州以爲統軍百戶○白駒民張士誠及其弟士信士德  
舉兵陷太州殺知府李齊因乘間呼噪入城官吏倉卒  
遁走士誠據高郵稱王國號周建元天祐

張士誠白駒場人爲鹽綱司牙滑與弟士德等俱以  
公植夾帶私鹽並謀爲奸利資性輕財好施頗得衆  
心因見元末盜起聚衆陷太州淮南行省遣人招降  
不從殺參政趙瑄又殺知府李齊遂據高郵元遣廉

馮國用  
勝來時

元德大將討之。攻破會脫。脫遣數師潰敗。賊勢  
遂遠。遣士德將兵攻海文。陷平江。及松江。常州。諸路  
池。賊兵堅。遂爲於。賊爭。始于此。  
高郵。重地。首。賊。前。孫。在。馮。數。賊。入。城。而。官。吏。皆。也。涼  
走。何。無。人。至。是。賊。所。爲。如  
此。實。走。盜。心。爲。之。一。笑。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定遠人馮國用與弟馮國勝率眾  
歸附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  
時黑氣滿舍若烟霧經舍不散長而並喜讀書尤喜讀  
孫武子淮南兵起用與勝從壯士數百人立砦以自固  
至是上以兵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謁上顧  
其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金陵龍  
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出

勝武之而  
伐孔孟之

皇明去書業

卷一 高皇帝

二

仁義救世  
該伍七上

李善長水

征掃除群寇。救生靈于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  
救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  
以心膂。俾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有所攻戰。  
輒壞甲直前奮擊。國勝後。改名勝。又名宗異。○李善長  
來謁。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慷慨好功名。而心竊  
薄盜行事。策事里中。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汝潁淮之南  
北大震。上自濠如定遠。善長被諸生服。策馬箠道。謁  
一見語通夕。上喜刻燭忘旦也。留掌書記。得豫秘  
校。調發餽餉。甚爲親信。上嘗從容語善長曰。諸名俊  
逐元興。先後敗。若知所以故乎。曰。不知。曰。大帥與諸校

文武不獨  
未有能成  
功關外者  
即賢如李  
馬義如關  
然未能究  
此有味哉  
聖王之旨  
千萬世之  
藥石也

吳復丁德  
與不歸

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贖者爲關通左右謀事往往市  
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於敗皮之  
不存毛將安附且令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  
命之矣遷爲參謀自是精專爲上謀策諸將有來歸  
者察其材言之上復爲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  
有以事相獲羯者委曲調護焉○合肥吳復率衆歸附  
復沉鷺少言笑勇畧過人遇亂聚衆立寨保護鄉里至  
是率所部來謁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與驍勇善  
戰面黑貌偉亦來歸附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  
山寨敵兵數千德與所率者總百人一鼓破之擒其僞



帥降其衆

七月 上將兵取滁州花雲爲前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顧後騎未至也欲退不可雲獨提劍躍馬衝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旣戰遂克滁城因駐師焉○ 上在滁嘗祿手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從之 上知其龍也祝曰若天命有在當永附我一日戰酣藉土坐一蛇蜿蜒在側乃覆以兜蓐頃復戰大捷軍法戰勝祭甲冑臨祭時置兜蓐于前空中忽聞霹靂一白龍天矯從兜蓐拔雷聲火光騰空而去

趙德勝來

高天授曰龍神公所統。神早夜哭。敵英謂神必以老  
嫗爲之。又嗾人告焉。使神具事。以鼓西向之負。然兵  
龍道也。假神道以發劫人心。則兵家秘密之術。若則  
單守御。而天神下降。東勝首禍。而魚腹談。是類可  
繁見。太祖祭神。龍從竟整而出。則龍豈可假者哉。  
有翼升騰。有日共見。臣家將與。必有顧祥。真命之主。  
等兆于此。固自不誣。

深矣宋文  
正李來歸  
來歸

濠州人趙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尤能馬上。運柵捷。  
疾如飛。人不敢近。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不可爲棄  
之來歸。上喜其才勇。可爲騎將。卽命爲帳前先鋒。○  
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先同母  
避亂。與上相失。文忠曹國公主之子。公主卒。父隴西  
王嶺。僞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年已十二。聞

眷屬復聚

上駐師滁陽，皆來歸眷屬復聚。上喜甚。文忠見上，牽衣而戲。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取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年入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笑然無依。上見而憐之，與孝慈皇后撫之爲子。

不受比匪  
之傷太  
祖深明易  
理

子與稱  
陽王

六月，上駐節滁陽。彭早任，趙均用，遣人邀上將兵守盱泗。上以二人粗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任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狼戾益甚。子興等欲遠將所部萬人赴濠州。見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整勃，大悅，稱滁陽王。○泉州雨白絲。

上救六合  
保滁州  
波斷非八  
所及

十月元丞相脫脫破張士誠於高郵復其城分兵圍六合初上次滁嘗率兵取鐵佛岡寨攻三义河口破張家堡收全椒六合并大柳樹諸寨及是元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求救滁陽王亦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上謂王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王意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托言禱神弗吉爲辭迺召上將兵往亦令禱神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于心何必禱也于是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益急與戰德勝左股中流矢上益爲所迫走

漁舟之婦  
是天使之  
耶誠天子  
于倉卒間  
而脫其難  
異人

得保滁州  
太視  
之智哉亦  
吳使之也

匪漁舟舟媼卽殺雞取血漬裙覆之而臥追者至問媼  
曰曾見一將軍否媼答無有賊欲登舟索匿見裙血止  
不入上乃得免自是每日暮攻壘垂陷而去明旦復  
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疑其神上以計給之乃  
歛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  
謬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馬婦女居前丁壯次之  
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旣而元兵大至欲攻滁上設伏  
濶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噪而出賊敗  
退會元削脫脫官爵奪其軍安置淮安滁城得完

上在漁舟得脫同媼曰所爲後誰何也媼曰此他人  
不利見產婦安元媼上血媼安至歸遂去否有且危

胡大海來

歸

孫興祖王

志來歸

其謀預泄  
益亦天也

假托天神  
以愚庸俗

矣。上深德之，卽位，召其子封蔡國公，皆送其名。史吳植曰：「朕歷世三世，上承寵命，下今諸侯，智謀衆爲之用，戮其世，徒於諸季二出，走，轉征高郵，士誠窟奔，用兵方畧，城有過人者，高郵既克，西師大會，瓦臺之攻，濠潤之戰，長爲高皇帝當年之運，及觀淮南安置心，始平悅，視視之慶，豈人力所能爲哉，固知天眷我，明混一天下，瑞在茲矣。」

虹縣胡大海來歸，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城孫興祖、王志亦來歸，興祖剛毅有膽氣，志鷲猛有智謀。二人年皆十九。○時上威名日著，濠陽王二子惡其勝已，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泄，及二子來邀，上卽與偕往，略無難意。二子謂墮子之計也，迨至半途，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勒馬卽

此亦英雄  
欺人管李

鐵冠道人

鐵冠讓真  
定

明法傳卷一  
轉因罵二子，二子問故。上曰：「總上天說道：爾今以酒毒我，我不去矣。」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遂逡巡而退。自此不敢萌害意。上初駐滁陽，有方士號鐵冠道人，精數學，詣軍門謁見。謂上曰：「天下故亂，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在明公乎？」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髮，聲音洪亮，貴不可言。但四圍滯氣如雲，行月出之狀，所喜者準頭黃明，貫于天庭，直待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卽受命之日也。應在一千日內，且邊地駟馬有驚氣，南行遇敵，切須戒慎。」上奇之，留于幕下。

鐵冠道人張景和，江右人，道術甚高，人不能測。初，潯武守王為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爾顏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信者，僅得中背，後果以五十四而斃。常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蘭玉携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辭，郎穿芒屨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柳盃，復之曰：手執柳盃作盞，尊前不忠。王武人不喻其意，相與一笑。後玉竟以謀逆誅，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故自投于大中橋水死。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之日也。蓋他去訖不復見云。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  
宋主龍鳳元年

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上

曰：因守孤城，非計。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若何？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名曰盧州義兵。今精選三千，勇敢士。



通鑑載此

一以見望

謀神軍機

為詳盡而

從信剛之

漸也

推髻左袒。衣青衣。腹背懸之。佯為彼兵。以四橐駝載賞物。馳而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賽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餘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鼓行而前。取之必矣。王曰。善。乃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天祐等至。陡陽閔和陽人。以廬州義兵至。父老携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隨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眾直抵城下。城中人始覺是計。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圍城門。以飛橋。健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

非計之不  
言也違節  
制也

賴有此耳  
不則天祐  
亦難逃寇

取和州

此兵家虛  
張聲勢以  
畏敵也元  
兵果退非  
聖主那能  
辨此

兵皆潰。元兵追三十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過。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倉卒敗。遁去。遂據其城。子興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謀于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上令合滌三門兵于南門。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膝行。以見。子興諭之。多失詞。眾欲殺使者。上謂王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因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興尚未知和州已拔命。上

率兵二千往收敗卒仍規取河陽。上因率鎮撫徐達、  
參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往。暮至和陽，始知天祐已  
破城據之矣。上使人呼之至，左右舉火。上免胄示  
之，遂入城撫定其民。子興遂命。上總守和陽，與天祐  
等議分甃和陽城，計其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  
完。是月元人以兵十萬來攻。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却。  
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泮任馬民兵元帥陳也。  
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  
上率諸將擊走之。元兵乘上出，復攻和陽。李善長督  
兵擊却之，殺獲甚衆。于是元兵皆走渡江。

太祖自滁而滁未安由滁而和未定遣兵三司艱苦憂危甚矣洪奔未得其祝英雄無所用武今日臣子聞至此寧不爲之寒心乎

聖主作爲  
超出尋常  
萬萬

茅城仇賊  
米歸

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子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于是夫妻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定遠人茅城和州含山人仇成來歸皆驍勇有膽畧上皆留置麾下○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與舊與有隙聞之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其至欲他往然其軍先發德崖留後上

禪失其名

治林相獲  
大是奇職

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報城中添軍與德崖軍鬪德崖爲子興所執上驚呼耿炳文吳楨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蓄異志急扶上馬擁圍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以爲不可力止之子興聞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上以出德崖於是上得還子興釋德崖徐達等亦得脫歸

吳棧曰是集所錄皆有闕皇明緊要者如從信錄樞入董博霄平定抗嶽占星戰死湖口劉健復仇滅賊元主行擒傑兒法作龍舟製宮涌等事皆元事無闕于明不幾駢贅疇哉故刪之

三月鄧子興卒上統其軍子興因孫德崖至和驚懼

鄧子興卒

韓林兒  
韓子亮

劉青田不  
賀正朔亦  
此意

鄧愈來歸

暴卒德崖欲統其兵。上代其子辨之。諸將多子與貴部曲。况上威名日著。謀斷出諸將右。是以領望未盡。效臣禮。惟湯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會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礪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欲爲已用。檄子與之子某爲都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上爲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耶。竟不受。諸將謂天祐曰。公度能自率衆禦元兵乎。不然當往天祐因受其職。未幾天祐與元兵戰。敗歿焉。○虹縣人鄧愈魁偉有大志。年十六隨父兄起兵。父兄戰歿。愈代

遇春來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領其衆每出戰必挺身破敵咸服其勇至是來附命充  
管軍總管○濠州定遠人常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  
智謀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三爲盜劉聚所得使  
爲什夫長有所攻剽敢力深入必尅獲而歸聚甚愛重  
之然遇春察其急鹵略無遠志會上駐兵和州偕其  
私卒數十人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  
呼之曰起起王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卽乞歸附  
上曰爾以饑來歸且有故主在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  
耳無能爲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某雖死猶生上喜收  
之幕下

殷宗夢悅  
開平夢主  
千古稱聖  
爽

謀取金陵

俞通海偕

弟通源通

淵廖永忠

張德勝偕

葉并趙伯

仲趙庸桑

世傑他華

之問俱來

歸

自馮國用而下至此諸將來歸者又十餘人悉名將也。惟吳復仇成爲監和人終皆涼產昔人云漢祖功臣多起豐沛。尤武名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民間。以脩聖策。稽古驗今。

豈偶然哉。

上駐和日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李善長以衆艱食且無

舟楫姑少俟之時水軍俞通海張德勝廖永忠桑世傑

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水寨以扞盜寇爲妖黨

左君弼所扼聞上駐師和州遣使間道以書納款

上大悅謂李善長曰吾衆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乏

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定也機不可失

卽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迎上登舟乘大

皇明去尊錄 卷一 高皇帝 上六



創業之初  
得將為忠  
太祖舉義  
漢梁既得  
大將步將  
騎將先鋒  
又得水軍  
水將蓋某  
真天授非  
人力也

水出湖口至桐城間以脫敵險然未入江元蠻子海牙  
集舡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  
大不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左右奮擊  
大敗之追至雍家城擒其二長官獲舡三艘永安矢中  
鼻脊戰益雄敵兵乃退但我兵未得入江取道小港出  
舟苦澗會大雨連旬德勝等喜曰水勢滔天身可越山  
尚何俟舟乃發途遇嶺有澗斷嶺脊上有潯陽橋群舟  
盡過獨上舟差大意洞不能過欲棄而乘他舟比至  
洞終餘毫髮渡而入大江至青沙坊再攻海牙水寨獲  
闖艦十五艘由是縱舟直抵和陽通海等復攻裕溪河

覆采石

第一大功

取太平

水寨及齊洲鐵長官，新生河濟寨，獲其人馬而還。○巢  
縣人金朝興，驍勇有謀，率所部來歸，軍聲大震。上遂  
定渡江之計。

六月，上率諸將渡江，乘風東下，軸輜齊發，舉帆頃刻。  
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磯下之舟如  
織。上揮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  
敗走，遂拔采石，乘勝進取太平。

方遇春來歸，願為先鋒，上猶未許，及抵采石，我師  
舟相岸尚三丈有餘，未發，卒登，遇春飛舸至，上麾  
之，應聲投戈躍而上，守者駭愕，敵皆拔  
靡，大兵乘之，敗其衆，於是授以總管。

太平郡將吳昇倒戈投降。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

聖王之兵  
秋毫無犯  
大都如此

籍鄉兵

李習陶安  
來歸

卽擢爲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取天下，莫如恤軍安民。何征不服。上善之，遂擁入太平城。元守臣遁，因命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張之通衢。將士愕然，不敢動。城中肅靜，把頭李震違令立斬以循。○時陳義陸寨江陵鎮，胡同知水寨蕪湖，胡成據漂水海子，守采石，四境窮蹙。吳昇請籍鄉兵，選世戶，宋成、吳大通、朱仇隆等爲千戶，領之。居民積蓄悉輸入城，太平以安。○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

吳國用河  
堯

其志皆在于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反正。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足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上悅。禮遇甚厚。多預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置太平興國爲元帥府。諸將奉 上爲大元帥。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用紅。蓋以火德。王色尚赤也。

以火德王

楊璟來歸

上在和州，聞元學士朱升名，召問計，升不答，力扣之。  
對云：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此外無他言也。及登采  
石，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爾之誰歟？術士曰：  
願書字觀之。上拔劍畫一字于地，土俯伏拜曰：土  
也。上大驚。

合肥楊璟，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  
聚里中少壯，共保鄉里，至是率眾來歸。

八月，分命徐達等諸將取溧水、漂陽、句容、蕪湖，皆下之。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溧水諸

十二月，元將蠻子海牙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方  
山寨，民兵元帥陳也先以眾數萬來攻太平。上遣徐  
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遣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

妙語絕倫  
出口成經

後火擊之也。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也。先。上釋而與語也。先詐曰：生我謂何。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也。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等見也。先兵敗，不敢復攻。率兵還駐峪溪口。我師進克深水州，將攻集慶路也。先初意其衆未必降，故陽爲招，辭陰寔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言告我軍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誠。

天淵聖度

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也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也先既歸收其餘衆屯於坂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地勢險阻不利步戰脫有不虞恐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搗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不攻而自下也上知其詐乃以書報之大言謂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爲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也先得書知計不行我師進兵攻集慶也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

小人反側  
日月歷歷  
可據其如  
明鏡當前  
何也

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也。先追襲我師于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得茂。惡也。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也。先乘後擊之。仆地。攢槊刺死焉。

龍飛紀畧載陳也先與康茂才水陸犯太平城湯和擊其水軍矢中右臂氣益厲遂與鄧愈率兵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也先勒馮國見黃雲罩于城阜驚敗遂爲所擒上釋之與盟而囑馮國用察其與謀曲防之

陳也先敗于兆先復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與海牙茂才等相望結寨采石爲犄角之勢以窺太平

時兆先部將譚美初知其主所爲必敗率所部下餘人馬三百匹來降于陰港畢成亦率衆來降



東集慶路

皇明法傳錄

卷一

二十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二月

上巳渡江諸將家屬輜重

開平之功  
往往易人  
之難

皆在北滁和守備單弱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  
據采石界其中音問絕上使常遇春多張疑兵自帥  
正兵直搗之既合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  
舟分而爲二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蠻  
子海牙僅以身遁自是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取

### 集慶路

按集慶卽今南京古金陵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  
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漢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  
康六朝皆建都于此隋爲蔣州唐爲昇州宋爲江寧  
元爲集慶蓋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此故謂南臺  
高汝拭曰尚皇之世定金陵也人知出于陶安馮國  
用之言不知

金碧峰巒  
人也乃是  
鐵冠一流  
人

開心見誠  
聖主作用  
屢越凡流

僧金碧峰不可不見。及至宣州見之。僧跌脚危坐。不爲禮。上叱僧亦叱。上曰。可曾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曾見不怕死和尚乎。上遂釋劍作禮。僧答禮。徐謂上曰。建康有地可王。于是寔意始決。諸軍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令人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諸軍圍之。福壽數督兵出戰。諸軍夾攻。力不能支。城遂破。百司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

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俄而兵集遂遇害上入城

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

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乳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

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

不便者吾爲汝除之于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

得民兵五十餘萬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得儒士夏煜

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

以廖永忠爲統兵元帥上嘉福壽之忠命爲棺衾以

禮葬之○元將康茂才以海牙兆先兵旣破屢與我軍

戰不利常遇春以兵虛鳴之茂才連發軍以應遇春度

直制其本  
心令人毋

懷漫懼易  
武之師逆

爾

茂才  
所

誠時勝者在彼探茂才其人乎

其疲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遂收合潰敗豎寨于天寧州。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既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于此死生惟命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宜慰司。鄒元帥、成裕、溪采石。及我師渡江。將士多效死。至是力屈。

而降。

取鎮江

金陵既定。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戰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

經是帶民  
代罪三代  
以下一人

唐恭從龍

帝王征伐  
養民以致

長懸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逼其城，俞通海、西滅、牌、溝、遂、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上謂徐達曰：爾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當爲訪之。吾欲見焉。及至，元之從孫永有在，達軍者，因遣還報。上命兄子朱文正以白金文綺聘之。既至，上出迎于龍轎時。上駐富民王綿帛家，因邀與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元之悉言無隱，居之于

上一札元  
之迷得陳  
遇殊台報  
備所知之  
旨  
開國氣象  
百不同

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  
左右莫知生日上與世子至其家與飲元之因荐溫  
州教授陳遇有輔翌才宜真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  
稱先生而不名

元之名從龍游陽以才荐仕元為教官累遷至江南  
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避居鎮江上既得陳遇  
日見其學至其弟者三命以官遇辭不就又謂之曰  
卿若不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又以子幼為辭前後賜  
問券侍亞  
于燕賊云

七月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以  
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李善長  
陶安等為參議郎中都事等官有差○定遠人王弼率

黃包軍

衆歸附。弼有膂力，膽畧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結寨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衆來歸，命宿衛帳下。○鎮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遣將欲進昆陵。今常州旌旗相望。八月，上命徐達率衆往征之。○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鎮江，徇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降於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上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隣守圉，保境恤民，古人

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

上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

寇鎮，是其交已變。常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謂其人沮其詐。

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

迫，請益師以薄之。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

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

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鬪，使其

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



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策馬走，王虎子追之。士德遇坎，馬蹙，為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上喜曰：士德，士誠謀主也。今被我擒，其成敗可知。已九六，卽士德梟驚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為多，既被擒，士誠氣沮。上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十月丁亥，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弼等與士信戰於舊館。士信大敗，有湯元帥者善槩，馳槩刺雲龍。龍卽以劍斷其槩。元帥敗，生擒以歸。士誠由是氣沮，乃奉

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上復書數其開爨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卽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軍圍困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青軍者以青布爲號各一片尾其帥張明鑑號勇善用長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金

秋轉界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甚苦之至是降于我士誠誘之復叛去

十二月長鎗賊謝元帥率衆寇廣德守將鄧愈等督兵

取常州

湯和守常

州

取長興

耿炳文守

長興

出戰奮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

丁酉元至正十六年

宋龍鳳三年常州受困既久敵衆乏食力不能

支僞將呂珍復潛遁去我師克常州命同僉湯和統守

○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州

今湖州府長興縣

張士誠將趙

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遂

克長興擒士誠守將李福安答失麻等獲戰船三百餘

艘以耿炳文爲都元帥統兵守之未幾張士誠遣其僞

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來寇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

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

四月命徐達常遇春等帥師征寧國攻之久不下遇春

取寧國

飛乎

時有臨土  
溫詳解炳  
文禮之獻  
策分兵據  
要害以守

中矢寒瘡與戰。上乃親往督師。長鎗軍來援。上命  
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敵不能支。開門請降。  
其百戶張文貴殺妻自刎。執元將朱亮祖。其屬縣太平  
旌德、南陵諸縣相繼皆下。上因與諸將議分兵以取  
江陰、徽州及池州諸處。○上渡江克太平。亮祖來降。  
上喜其勇悍。賜以金幣。俾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于元。  
數與我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十餘人。諸軍弗能當。時  
上方欲取建康。未暇及。賜之金而去。至是獲縛以見。  
上曰。爾將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耳。  
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城亦附。

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略太湖，入馬跡山，衝突敵艦，軍威雄震。敵旗靡，將王貴、紐津降。東經洞庭山，艦舟施口。士誠左丞呂珍率兵暴至，諸將倉卒欲西退。通海曰：「不可。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衆，邀諸險以擊我。我何以當不如與戰。」乃身先士卒，矢石交下。通海不爲動。徐使從者披已甲立船上督戰。賊疑爲通海，不敢逼。尋敗去。通海全師而還。○江淮分院副使張鑑等攻太興，下之。并克銅陵、青陽諸縣。

六月命長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吳良等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

命吳良守  
江陰

人與地空

取常熟

取徽州

而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西門，克之。擢良爲  
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通，去姑蘇僅  
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吳禎  
增兵協鎮。其地殘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走之。  
因循空與取常熟。

張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  
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  
蘇、通州，濟渡謀攻之處。得長興則步騎不敢出廣德，  
得江陰則舟師不敢沂大江。由是焦二邑旣  
爲我有，取吳二帥統精兵固守之，士誠使  
陸路絕我師南征百伐，無反顧之虞矣。

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取徽州。先下休寧，績溪乘勝進取  
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

師擊敗，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胡大海引兵追及于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殺。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

張士誠降元

八月，徐達常遇春、康茂才等以兵扼截江，克馬馱沙。○上誠既數爲我師所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爲苗帥楊完者所敗，因而氣沮，乃請降于元。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糧皆自據如故。

取武康安吉

耿再成守湖州

兼池州

九月，取武康、安吉，命耿再成、張德林守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上命舍人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吳禎帥舟師抵

陳友諒起  
于池州

城下合攻之破北門遂入城執天完僞將斬之既而僞  
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以戰鏖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  
復奮擊大敗之

友諒河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  
兵起慨然往從之初為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為  
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  
能制時友諒方強與我接境茲為戰爭之始

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眾數萬來攻徽州時徽  
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將兵攻婺源  
未回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城下鄧愈乃激勵將士  
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還  
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夾戰十一月朔



大破苗軍于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辛、董旺、呂昇等，完者遁去。

通江

十一月，上閱軍于大通江，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楊

取楊州

州，時青軍元帥張明鑑逐鎮南王，掠其城，兇暴益甚，日

張德林取

屠城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能支，出

再成守楊州

降，上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命張德林

擊

取再城以守，藉其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

虛曠，戕城西南隅築而守之。○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

珍隨州人，初因徐壽輝起兵，與共屯于青山，結柵自固，不幾降壽輝，及文俊陷川蜀，詔郡令珍守之，文

俊可遂據成都，因